

《唐五代诗全编》出版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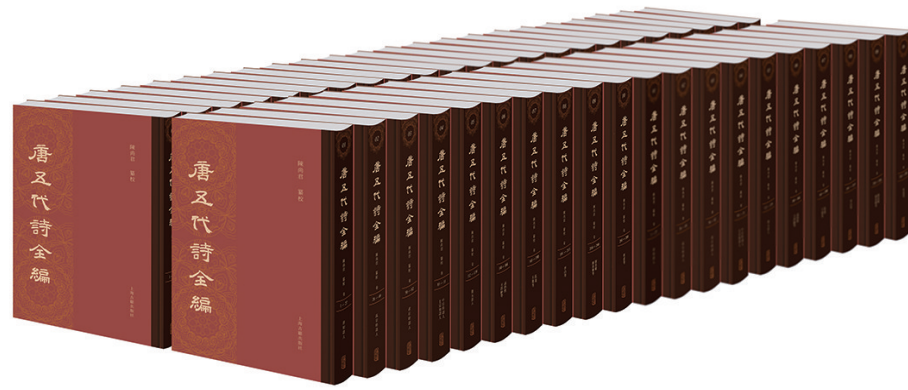
□葛晓音

陈尚君先生的《唐五代诗全编》即将出版，虽然我还没有看到全书，但是因陈尚君已有辑校的《全唐诗补编》出版，还有大量唐诗考辨和介绍这部书的文章发表，所以对他这部《唐五代诗全编》期待已久。

清编《全唐诗》是近现代影响极大的一部唐诗总集，也是唐诗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但因存在重出误收失收、文本讹误等缺陷，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深入的唐诗研究的需要。陈尚君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采用全新体例重新编纂的《唐五代诗全编》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可说是适逢其时。这是唐诗研究界乃至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这部文献以“清理明代以来累叠的唐诗文本，完成唐诗可靠文本与文献的重建”为学术目标，举一人之力，积数十年之功，汇辑唐五代时期全部诗歌，加以校勘考订、甄辨真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没有局限于清编《全唐诗》的收录范围，而是以全部与唐诗有关的典籍为依据，在尽可能掌握唐宋存世典籍的基础上，逐书披检，精心考校，并且充分利用《全唐诗》成书以后300多年来新见之善本秘籍、敦煌文献、域外汉籍、出土文献，以及佛道二藏，补辑出《全唐诗》失收的近万首唐诗，收录了大量与唐诗文本相关的资料，所涉文献数量之广和质量之精已远远超过清人。

二、对收录全部唐五代诗进行了精细的考订辨伪，解决了清编《全唐诗》中诗人的时代世次错乱、诗篇重出误收、文本讹误、真伪混杂等诸多问题，并充分吸收了自宋以来唐诗辑佚、考订、辨析诸方面的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近40年来，唐诗学界在别集校注、唐诗补遗、互见鉴别、误收甄辨及诗人事迹诸方面取得的成就，能总结和反映当代研究唐诗的杰



《唐五代诗全编》 陈尚君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成就。

30余年来陈尚君专攻唐诗文献研究，其辑佚、考辨之所得更超时贤。在重新写定唐五代诗文本的过程中，这些成果又得到进一步验证和完善，从而保证了全书文本辑录的可靠性。全书凡所收录文本，尽可能利用第一手资料，追溯文献源流，援据善本，详加校勘，注明出处。底本选择以接近作者原编面貌者优先，所引书尽量利用宋本或能反映宋本面貌的文本，以纠正明中叶以来编刊唐书中的任意改写，使新写定的文本最大程度地接近唐人写诗的原初面貌。远比清编《全唐诗》完整全面，而且精确缜密。

三、与清编《全唐诗》相比，在体例编排方面更为严谨周详，如文字定夺之正讹、附存事实之偏颇、所资校勘之版本、采书所见之异文，均予录存，有异者附加订考，有疑者并存不删。全书凡有一句诗以上者皆列有小传，存录事迹。诗歌凡有本事者，全录最早记载，附考各本记录之差异。这些工作包含了编者研究唐诗文本流传的大量心得，为唐诗接受史提供了信实的文献依据，能直接促进唐诗文本传

播学的深入研究。陈尚君近年来特别关注唐诗作者本人对诗作的改动、补充与重写，以及作品在不同社会层次人群和后世各类唐诗编选与称引过程中的文本变化。本书在编排中通过呈现诗人与其亲属和交游的关系，区分存世唐诗诗题之原题、改题、拟题之不同，校序跋题记及写作传播之本事等多项工作，展示出唐诗作者本人在最初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文本初貌，以及唐诗在各代流传中的立体变化。此外，诗人作品编次以别集为底本整理者，多存原集次第，以集外诗作殿后。据群书辑录而成者，多以文献早晚为次。既纠正了清编《全唐诗》编次标准不统一的缺点，还给研究者带来了使用总集可兼及别集的极大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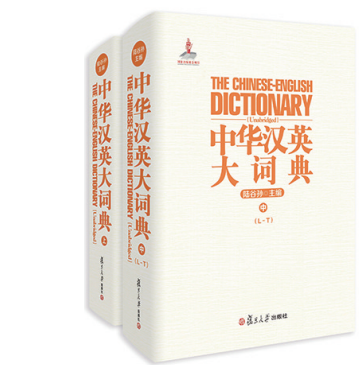
总之，《唐五代诗全编》文本的辑录校勘体现了编者全面统摄浩繁文献的超凡能力、学术态度的严谨及明辨善鉴的卓识，是一部能令今人和后人提供阅读完整可靠唐诗的基本文献，将在今后数百年甚至千年之内居于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也具有重大意义。

长篇苦成溢书香

□叶扬

已故的复旦大学杰出教授陆谷孙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卷，自2015年8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来，佳评如潮。学界普遍认为，即使仅从收入汉语拼音字母A-K、全长1237页的上卷来看，这部汉英词典在规模及范围上，超过了前此问世的所有汉英词典。陆先生罄数十年心力主持、编纂的这部词典，不像以前的汉英词典以《现代汉语词典》为参照，而是以《汉语大词典》为基础，包罗古今，兼收并蓄，又能同时适应内地(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广大汉英词典使用者的需要。陆先生去世之后，他当年率领的团队，埋头苦战数年，完成了如今问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全卷，正在全力进行下卷的编纂工作，预计在2027年竣工。

《中华汉英大词典》中卷包含汉语拼音字母L-T的词条，规模与上卷相当。就古典文学方面而言，中卷延续了上卷的方针，其爬罗剔抉、旁搜远绍的范围，自古体典籍以至历代的诗文、笔记、尺牍、小品等文类。许多词条和使用的例句，如“毛遂自荐”、“临楮”、“烹鲤”、“丘吾之恨”、“阮囊羞涩”、“落月满屋梁”(杜甫)、“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一城山色半城湖”(山东济南大明湖沧浪亭对联)等，反映了受过教育的国



《中华汉英大词典》 陆谷孙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人应有的“文化水准”。从近现代文字方面来讲，中卷继续收入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大量的外来语、阶段性的音译词，以及许多生动形象的俗语，如“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等，还有歇后语，如“老鼠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肉包子打狗——有去无还”等，以及方言词汇，如“老炮儿”(北京话)、“利是”(粤语)、“毛脚女婿”(吴语)、“门楣档”(吴语)等。此外，还包括不少在其他汉英词典中查不到的当代新词，如“泪点”、“秒杀”、“脑洞”、“脑雾”、“社恐”、“顺风车”、“素颜”、“躺平”、“躺赢”等。在英语释义上，编辑团队以陆先生生前多年编纂《英汉大词典》和《中华汉英大词典》的丰硕成果为基础，尽力反映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之间的精微异同。同时，在编写中卷的过程中，延续了上卷的风格，坚持排斥所谓的“世界英语”，而力求使用纯正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群的所谓“内圈”英语，在这方面堪称同类词典的典范。

《中华汉英大词典》的假想读者，不仅包括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从事汉、英两种语言学习、教学、研究的汉语母语人士，也包括全球(尤其是欧美)学习、研究汉语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在内。陆先生晚年曾经在卡片上亲笔写下自己的一些旧体诗作，其中有一首的末二句为：“孤藤不死天留爱，长篇苦成溢书香。”如今这部鸿篇巨制的中卷问世，想来是上面所说的这些人士和读者已经引领期盼多年的佳讯。展望不久的将来，一俟下卷功成付梓，三卷本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书香洋溢，在今后数十年之内，在国内外地会受到欢迎和使用，其热烈和广泛的程度，可以想见。

研究江南文化的“金山宝库”

□秦慕

姚光，1891年生于上海金山张堰镇。中国近代著名文化团体南社的后期主任，江南地区有影响的国学家、教育家、藏书家。1945年，患腹膜炎卒于上海。

姚氏为金山望族，世代书香，仅在明清两朝，金山姚氏就有8人进士及第，17人高中举人。姚光7岁入私塾学习，后进入大舅父高燹于1905年创办的泰山学校上学，接受最初的现代思想和革命启蒙，毕业后考入上海震旦学院，后因身体原因辍学回家。

1904年，14岁的姚光就开始写日记，直至1945年5月去世，从未间断，留下日记共有40余册。经时事、历风雨而有缺憾。2013年5月，姚光之子姚昆田先生代表姚光的子女亲属把珍藏的34本日日记捐献给了上海市金山区档案局(馆)。

《姚光日记》是研究姚光先生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史料，日记的主要内容，一是记录了先生所参加的南社、新南社历次雅集、宴饮等各项活动；二是记载了先生和南社社员及其他文友、书友的交流往来；三是讲述了先生阅读、写作、藏书，参加金山县志、县志编纂的情况，以及与妻子儿女、姐妹亲友的情感和家庭生活；四是记述了先生关心和参与家乡公益活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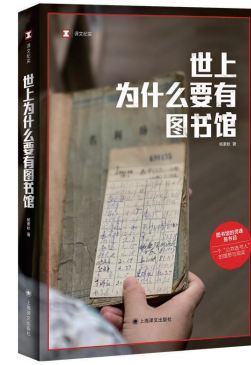
《姚光日记》 上海市金山区档案局(馆)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件；五是揭示了当时社会时势、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包括从张堰到徐家汇的交通等。就私著而言，日记无疑是文献中价值较高的一类。《姚光日记》保存了著者的所见所闻，涉及政治、经济、舆地、人文等方面，是研究南社、民俗、地情的宝贵资料。

金山区档案局(馆)历来重视历史文化建设，始终秉持“大档案”“大文化”

建一座理想的图书馆

□王尧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杨素秋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图书馆”长大的。但在阅读杨素秋的书稿之前，我并未深思过“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个问题。我们这代人的阅读经验是从贫瘠中生出的一点丰盈，零散却又自由，《老山界》《野火春风斗古城》同高尔基的名字一起流淌在我青年时代的记忆河流里。“馆”这样的规模与建制显得整齐而又庄严，与我的青年阅读经验稍显区别。可是一座区级图书馆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被记录下来之后，新生与建构的力量使阅读的光从纸面一点一点透出，弥合了不同的阅读经验。

“小宁，这就是咱们的山寨。”建馆的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杨素秋的书稿十分细致，细致到纤毫末末，一串串具体的数字为我们呈现出建馆的艰辛，从选址到装修再到选书。她一行一行地审核出版商送来的书单，读者则一行一行地看到了她的用心与认真。透过她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图书馆建成之后，这些书弹跳起来，一本接一本地随着她奔向图书馆。在仓库与图书馆的往返过程中，她的白色卷毛大衣的袖口蹭得发黄，这样的颜色不仅是爱书人的颜色，更是图书馆里的情感沉淀之色。我想，进馆阅读的读者会比我更能切身体会到这份爱书之心。

区图书馆没有独立楼体，在商场地下。这是一幅令人惊诧的画面，也是一幅大家习以为常的现代都市素描。地下

探索汉字文化创新性传承

□臧克和



“汉字文化思想传承丛书” 臧克和 刘志基 徐丽群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数千年来，汉字创造使用的历史没有中断，这在世界各类文字体系中是独一无二。汉字体系作为文化思想资源，历史悠久，层次丰富，领域广泛。其他各类文化价值体系核心范畴，鲜有如此深厚、纯粹、鲜明者。

通过对汉字深层结构的挖掘，寻找恢复汉字观念发展史的线索，从而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特质的价值观念。较之古籍文献整理的基础工作，这类汉字深层结构关联的构建，相当于培育汉字文化内在精神传承的新型载体。汉字使用区域“汉字文化圈”的若干学科，也往往把汉字体系作为构建中国上古三代以来的认知结构和观念系统的根基。

汉字结构与汉字书写体系，具有负载文化、传承文化的属性。汉字文化构成上述观念形态的“深层结构”。学术史上，具有“假字解经”“以字证史”的悠久传统。文字学，从来就是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根基。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贮存上古汉字结构单位，百科全书式地直接呈现了先民对于自然与人文的“心性”之学。通过体察认识，分类型、分层级，系统地演绎了最为丰富的汉字认知模式。

汉字考证家解的历程表明，经由古汉字结构的内在联系，可以发掘提取民族固有的、纯粹鲜明的观念思想范畴，可以采集知识，辨析源流，重构发展形成的历程。例如，“和”字类认知结构所体现的“和谐”观念，“仁”字类认知结构存储的仁爱本意识，“德”字类认知结

构传递的原初道德律令，“礼仪”字类认知结构积累的人生礼仪态度，“时令”字类认知结构中积淀的时间观念发展史，等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不夸张地说，对于汉字文化知识成体系的挖掘，构成了中国认知结构的文化思想资源库。

汉字表征的中华认知结构，以形表意，以类相成，首先体现为汉字体系的分类——根据文字所表征的事物外延范围，分为系列意识观念结构类别，每个类别也就是“取类”——所取为类属，而不是具体的形态单位。

如果说语言建构了世界，那么文字就固定了世界。文字标记，为世界万物赋形，使得万物可以存储、分类、提取，进而可以互联互通，可以让人格物、致知。世界变得“场景化”，从而得以确定，可以为人所把握。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完成了第二次系统编码，即对于文字体系本身的数字化处理，使得世界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只能遵循有标注的程序，从而生产“内容”，但无法产出“知识”。知识，有待于挖掘；机器学习，则遵循逻辑，有待于标注。从这个意义来说，机器学习无法取代汉字知识挖掘、采集与传承。

“汉字文化思想传承丛书”是依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组织和连续性深入挖掘历史汉字文化知识系统的课题成果。这些课题所涵盖的系列项目的开展，推进了汉字知识的挖掘与专业数据集的加工，为今后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赋予了东方文化数据驱动，实现人机融合优化发展。在生成式大语言模型需要赋能的背景下，历史汉字文化知识挖掘，深入底层的文化观念认知结构，生成高质量专业数据集，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从学科建设实际出发，整合学科资源，尝试将通识类课程落到脚踏实地的人文研究之上。为此，学校党委组织相关团队，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调查研究，挖掘知识，撰写“汉字文化思想传承丛书”，希望为不同专业背景的读者提供相对通识性的读本；同时也为“汉字文化圈”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广大读者认知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激活汉字“认知原型”记忆，提供新视角、新方法、新资料。